

# 白露为霜

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



王晓平 著

白露，七月中，小暑之后，昼夜温差加大，露水凝结成霜。此时，秋意渐浓，万物开始凋零。白露为霜，预示着秋天的到来。本书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，讲述了一个人的故事。



读者出版集团  
甘肃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露为霜：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 / 王晓平著. --  
兰州：甘肃民族出版社，2012.3(2012.11 重印)  
ISBN 978-7-5421-2068-7

I. ①白… II. ①王 III. ①二十四节气—研究  
IV. ①S16200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6817 号

书 名：白露为霜——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  
作 者：王晓平 著  
责任编辑：梁宝毓 孙 燕  
装帧设计：石 璞  
出 版：甘肃民族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  
发 行：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  
印 刷：甘肃天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16 印张：11.25  
字 数：140 千  
版 次：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 
印 数：3 001~4 000  
书 号：ISBN 978-7-5421-2068-7  
定 价：20.00元

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或无文字现象，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。  
邮编：730030 地址：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网址：<http://www.gansumz.com>  
投稿邮箱：[liuxintian@yahoo.com.cn](mailto:liuxintian@yahoo.com.cn)  
发行部：葛慧 联系电话：0931-8773271(传真)E-mail：[gsmzgehui3271@tom.com](mailto:gsmzgehui3271@tom.com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# 自序

一个从海外回来的朋友写作花事小说系列时，我说，那些花朵不过是藏在你的心里，不早不晚现在盛开了。而我的《白露为霜——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》好像也早早植入我的身体，只等着我写她的这一天。

我记得自己对美有感受的记忆不是器物，不是建筑，而是田野上奔跑的雾气。那应该是个秋天，连续几天秋雨绵绵，我在早晨上学的路上，看到那些奶白色的雾气，成团成簇的，像海浪在潮湿的土地上奔涌，也像天边奔跑而来的象群、牛群，也许是马群。他们好像被什么驱赶着，急匆匆地在田野上滚滚而来。那时的雾是非常有质感的，像白云一样干净，像牛奶一样有着可触的质感。我钻进这团团白雾中，像云中仙子一样长上了翅膀，整个人都飘起来了。雾气又湿又凉，像猫舌头小心地舔着我的脸和脖子，让我疑心在雾气中藏了无数小动物。

关于美的记忆还有奶奶院子里那棵杏树。在我五岁那年春天，一个有着轻寒的早晨，突然看见一片轻云落在院子上空，那么温柔，那样轻盈，就像传说中仙女身上的纱裙。定睛一看，是盛开一树的杏花，浅粉银白，散发着春天里清明的气味。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刻轻轻地叫了一声，在用力地唤醒我，我如同被人施了魔法，渴望进入那些花朵，像孙悟空一样，把那花香和温柔吸进我的身体，然后我会成为另外一个自己。那个春天的那一刻的确神奇，从那时起，我对美的感受彻底被唤醒，一切宛如重生，世界在我眼前完全不一样了，这一切原来一直存在，但直到那刻我



才看到。从那时起,我看到了翠碧、暗绿、洁白、驼红、棕黄、粉红、浅紫、杏黄,大自然的叶与花中有着那样纷繁的色彩,天空的云朵有着那样斑斓易逝的颜色。就连月亮也在不断地变幻着光辉,春天的月亮是暖红的,秋天的月亮是银白的,冬天的月亮是雪白的,而夏天的月亮一会儿是橙色,一会儿又是蓝色。这些微妙的色彩一点点染上了我的衣裳,浸进我的心灵,这使我总有些地方与别人是不一样的。

奶奶的家在村子最西头的田野里,好像是被整个村庄所抛弃,如果不是房子前面那棵远远望去可以擎盖的大梨树,如果不是院子西边那几十棵槐树,如果不是院子后边那棵歪着身子的枣树,很难使人发现这是一户人家。我从三岁到十八岁就生活在这里,好像一粒麦子,或者一朵田埂上的花朵。那时父母都在遥远的洛阳,身边的叔叔与伯伯在不同的城市里求生,这个被大树与田野包围的房子里只有我与渐渐老去的奶奶。当然,还有阿黄——那只忠实的黄狗;大花——那只可爱的花猫;脖子上挂着两只肉铃铛的四只小山羊,一只褐色肥胖的母鸡带的一群吱吱喳喳的小鸡。博友南希在写给我的评论时附了一个图,好像就是我童年的样子:一个小女孩歪在草丛里,好像在聆听土地的心跳,头顶上两只小鸟向着远方飞去。我那时经常就是这样歪在槐树林下的草丛里,呆呆地看着天空,蒿草的香气包围着我。我慢慢睡着了。

腊月里有冰凌,像水晶一样垂在屋檐下。奶奶的腊八粥香味弥漫。正月有大雪,奶奶会扫雪搁到坛子里,雪水到夏天是可以祛暑气的。五九六九沿河看柳,二月底杏花就开了,三月里梨花和桃花顶着露水。燕子们每天都到我家里巡看,站在梁上商量着新巢的事情,奶奶会砍一个带杈的枣树枝,叫一个有力气的男人帮忙安放在屋梁上。四月里橘子花纯白地开着,枝叶浓青。五月是紫藤,六月看荷花,端午的花丝线一直带在手腕上,香囊染得新衣服都是香气。七月里银河在头顶汹涌,奶奶指给我看织女星和牛郎星。朝颜花在菜园长疯了,奶奶接花朵上的露水给我洗眼睛。秋风



一起就有蟋蟀叫，菊花上的露水积起来可以擦拭皮肤，不会有皮疹。接下来，日子拉起手来奔跑，中秋、重阳，蟋蟀的叫声越来越微弱，大梨树的叶子红黄相间，冬雪来时，围着火炉可以看到庭院里月季花上薄雪晶莹剔透，奶奶就要感慨：“这一年又要过去了！”

我和朋友说过，我是个草木属性的人，自然界对我来说不仅是精神的停泊地，更是我的爱人，亲人。那些小雪、大雪、春分、雨水、小满、霜降，一直驻在我的身体里，在我中年的时候，在我的骨头里小声地叫喊，就像亲人一样呼唤我回家，我被这种声音弄得魂不守舍，我必须得写出她们。她们的节奏就是中国逐渐消失的农业文明的节奏，她们的面容就是那些缓慢悠长的古老沉默的乡村的面容，这一切都在毁坏，这一切正在消失，也许，还有更大的毁坏在后面。当我们的孩子再也听不到花开、庄稼拔节的声音，再也看不到大雁在天空排列有序，小燕子站在屋梁间呢喃私语的可爱样子，也许我写出的一切，能帮助他们打捞过去的记忆。

作家苇岸，1988年在昌平寓所东部的田野里选了一个固定基点，在每一个节气的上午九点，观察，拍照，记录，最后形成一段文字，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，形成了他的《一九九八：二十四节气》系列散文，然而当他写到《谷雨》便嘎然而止，如同他的生命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对土地的摧毁还没有现在这样疯狂，所以苇岸的二十四节气中，还飘浮着澄澈与清明的气息。但他孤单的存在，同时是一种警示，告诫人类：在背离自然，追求繁荣的路上，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。

叶赛宁说：“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。”在这一生中，大地上曾经、正在、将会发生什么呢？如果要追溯源头，触动我写作这本书的是苇岸。那是在兰州孤独的日子，我遇到了《大地上的事情》，这安静与有着田野香气的文字抚慰了我焦虑的心。苇岸离开这个越来越工业化的世界时，只有39岁。播撒他的骨灰到故乡的田野时，朋友们为他朗诵了雅姆的诗——《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》：



天主啊，既然众生都认真做好事情  
既然集市上膝头沉沉的老马  
和垂着脑袋的牛群温柔地走着：  
祝福乡村和它的全体居民吧。  
你知道的，在闪光的树林和奔涌的激流之间，  
一支延伸到蓝色地平线的，  
是麦子呀，玉米呀，还有弯弯的葡萄树。  
这一切就像一片善良的海洋  
其上普照着宁静的光芒……  
而树叶们歌唱着在林子里摇晃  
感觉到它们的汁液迎着欢快明亮的太阳。  
天主啊，既然我的心，鼓胀如花串，  
想迸发出爱和充盈痛苦：  
如果这是有益的，那让我的心痛苦吧……  
但是，在山坡上，纯洁的葡萄园在你的全能下温柔地成熟  
把我未能拥有的幸福给予大家吧，  
愿喁喁倾谈的恋人们  
在马车、牲口和叫卖的嘈杂声中，  
互相亲吻，腰贴着腰。  
愿乡村的好狗，在小旅馆的角落里，  
找到一盆好汤，睡在荫凉处，  
愿慢吞吞的一长溜山羊群  
吃着卷须透明的酸葡萄。  
天主啊，忽略我吧，如果你想……  
但是……谢谢……因为我听见，在善的天空下，  
这些将死在这只笼子里的鸟儿  
欢快地唱着，我的天主，就像一阵骤雨。

现在，我想对亲爱的你说：忽略我吧，忽略我的这本小书吧，  
请对着逐渐消失的田野，发一会儿呆吧！让我们为共同生活在这个丰饶努力的大地上而感恩！



## 草木青青

——读青青的《白露为霜——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》

南 希

一片叶子落下来,是那么的自然,写了多年散文的青青要出散文集了,也是很自然的事。散文在中国是很成熟的文学物种,它是一种取材广泛、笔法灵活、篇幅短小、情文并茂的文学样式,是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,浩如烟海,源远流长,种类繁多。散文是最不好评论好坏高低的,但我作为她的博友,青青的散文我看了很多年了,几乎是从第一篇就开始看的,在我有限的视野里,我觉得她有非常独特的风格。

### (1) 独特的经历

青青在散文中从不回避自己的真实生活,她说:“散文是自我的冲突,尤其要真,没有真,就丧失了散文的特质。”因为某种原因,青青的童年少年是跟奶奶一起度过的,她的散文里充满着自我的冲突。

苦难的童年,苦难的人生,是文学的财富。有很多成功的作家、艺术家在生活中并不得志,我们知道的例子已经太多了,很多作家自称为站着写作的人,被魔鬼追赶的人,他屁股底下的椅子不知何时被人抽走。青青曾说,一切会消失,无论如何,还是赶快写吧!这跟福克纳的话是那么相似:“艺术家是被魔鬼追赶的人物,被死亡的预感所缠绕,并决定在被人遗忘的墙上留下潦草涂写。”他们在生活中见到很多惨象,可是内心希望被美好平和的文



艺轻纱包裹起来，与残酷的现实绝缘，于是他们像鸵鸟一样在文艺里躲藏，但是美总是容易受伤的，或如沈从文所说：“美丽总是愁人的。”张爱玲写了《太太万岁》和《不了情》等电影剧本，她给自己的电影定位是“乱世”里的“偷欢”，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著名剧作一样，她的剧本生动幽默地表现出了“浮世悲欢”。

有人问海明威：“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？”海明威答：“不幸的童年。”张爱玲的不幸童年赋予了她敏锐的眼光，使她冷眼旁观这个世界的喜怒哀乐。我觉得青青的散文也是得宜于她孤独的童年。

我文章的题目是《读青青的〈白露为霜——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〉》，但青青的书稿我没看，不过我不用看，因为每一篇都读过，我想说的是，当下出书的人很多，出书并不是令人羡慕的，才华才是。青青的才华在于她的独特表达，不可复制，她除了独特的经历、独特的情感、独特的观察，更幸运的是，她又有独特的文字表达能力，这也要拜她的生活所得。

对于文字与生活的关系，青青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那些寂寞、孤独、偏僻、渴望的童年日子里，因有了些微的光，这些苦日子就变得美好充实而且稳妥。这微光就是奶奶的爱和呵护，只有像奶奶那样的人，才会把苦日子变得美好充实而且稳妥，这就是青青文字的内涵。我从来不否定她文字的美，甚至可以说，她文字的美，是明显的优点，可是，美并不是我在乎的文学素质，我更珍惜一种纯真浓烈的感情特质。一些“文艺青年”爱模仿美丽苍白的无病呻吟，她们忽略张爱玲的尖锐深刻，而只看成是因了文字美而成功。其实张爱玲的不幸童年，应是她成功的一部分原因，但并不是童年受了苦就会变成人才，悟性是关键，“美丽总是愁人的”，但“愁人”的生活并不美丽。只有当它不再是生活，当它变为内心的伤疤，变为内心的呐喊，变为独特的，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绝望的冥想和表达，变为孤独的绝响，这才是美丽的。我们身边也许并不缺





奶奶那样的人，比如我有一个同样慈祥善良的爷爷。我的姥爷和奶奶都是早年就逝去了，幸而有一个爷爷在我身边，有爷爷相伴是一种幸福，但与青青与奶奶的相依为命是不一样的体会。我爷爷寡言少语，我并没有记住像“青青奶奶语录”那样的话，我也不像青青那么善于思考和追究，所以要写得像青青笔下的奶奶，我们的生活需要条件，才能变成艺术。

在青青笔下四季和节气是拟人化了的，也许她的初衷只是想写一个二十四节气的系列散文，但是到后来，什么风花雪月，什么立春、惊蛰、雨水、春分，那二十四节气，分明都成了奶奶身后的布景而已。奶奶走了，可是青青把她的音容笑貌留下了，不但留下了，还比本人更放大、更逼真、更美好，奶奶会说，瞧我这孙女能的，把我夸成一朵花似的。文学创作就有这个功能，它能使一人一己的感情世界变成人们共有的通感世界，在这个更长久更美好的世界里，那些事和人，那些真善美，给我们永恒的影响，那些人也在我们心里得到永生。“天收叶，地收人。”奶奶不在了，被老天收走了，我觉得她真的变成了一朵花，夹在青青的书页里，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去处吗？

说到对于文字与生活的关系，我还想起一个人，童话之王安徒生。他幼时家境贫困，父亲是个鞋匠，在他十一岁时病逝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改嫁。十四岁的安徒生就离开故乡到首都哥本哈根谋生。安徒生在很小的时候，就接受了“我的家庭是穷的”这个事实，口袋里从来就没有钱可以买零食吃。据说有一天，安徒生正在威尼斯一条古老的街道若有所思地走着，想找一个旅馆住下来，赶快写出一篇业已构思成熟的童话故事，路旁有一个不太干净的旅馆，安徒生不加选择地走了进去。旅馆老板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，安徒生急急忙忙摊开纸笔，就要写起来。可是，桌子上一个锡制的墨水瓶里只剩下一点墨水，写了一会儿，就快干了。安徒生灵机一动，往墨水瓶里加点水，又写一会儿，再加点水，拿起瓶子摇



晃摇晃……他写的手稿一行比一行颜色淡，最后写不出水了，那篇童话还没有写完。安徒生瞧着空墨水瓶，决定了要写的下一篇童话——《留在干涸了的墨水瓶底的故事》。

只有在物质贫乏的年代，只有生活艰辛的底层人，才会对这类的细节在意，换句话说，对于富家子弟幸运儿，这类细节却是不足挂齿的丑事，绝不会在书里或任何地方张扬。成熟的作家大多是拜生活所赐，是拜生活不幸的折磨所赐，当然也要靠天生的文学潜质，要得益于与生俱有的思辨能力和感受能力。

有人说，能否将散文写好，关键还得看作家是否有语言上的造诣，以及是否有大质量的心灵。这个“大质量的心灵”用得好，与时间没多大关系，当初，萧红的年纪并不大，可是按她的“大质量的心灵”和天才已经够了，而我们一般人则需要时间积淀。也许，青青和我们一样，在生活碰壁、摸索、困顿，加上对文字的不断磨炼，终于，年龄、阅历、文字的揣摩，情感的积累，终于不早不晚在一个契机的刺激下成型，瓜熟蒂落。写作不能太早，尤其是散文。

小说和诗是相对独立的，而散文是综合的。小说和诗可以离个人的生存经验稍远一些，小说可以科幻，诗可以天马行空，散文离不开生存经验，太年轻的年龄是写不出好的散文的。散文是综合的艺术，也有世故的一面，也有见识、经历、身世的赐拜。

散文有很多种类，我喜欢有独特见解、独特文字韵味的散文。我看到穆淘的一篇文章说：“散文是一个人的生存记忆。”活出了境界的人，写的散文自然会有境界。散文是走路，要脚踏实地，要一步一个脚印。诗是跳高，小说更麻烦一些，是做游戏。小孩子也可以写小说，就是做“过家家”的那种儿科游戏。散文，它要硬的东西，真的东西，它要生活。

## (2)独特的情感

我想青青喜欢萧红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她自己在身世，在文风上很像萧红。她对奶奶的感情和回忆贯穿这本书，她的文章富



于情感,读后甚至让人感到一种晕眩和亢奋,好像她有一种内在的躁动,就像一个心中燃烧着火焰的人。她的散文有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主张,有的也许没有够标准,但很硬气、硬朗、有骨气,中气和底气充足。她有时并不雕琢文字,她的文章时有漏洞,还常打错别字,可是她并不会停下来,她好像要一气把心里的话讲完才痛快了,她说的是大实话,健康人的话,有骨气的话,吸引人、启发人、感动人的话。像大自然一样鲜活,像空气一样自然,这样的文章就可以说是好文章。

丁玲有一段文字,回忆与萧红在1983年相遇,“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。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,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,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,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。”让我联想起与青青相遇的感觉,这种“少于世故”“保有纯洁和幻想”的感觉很类似。“我们都很亲切,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。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,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。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,在感情上,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,然而彼此都能理解,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,而揶揄。”“我们实在都太真实,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,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。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,因为,像这样的能无妨嫌、无拘束,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!”

这些话让我想到青青,她也是一个太真实,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,让人觉得很亲近的人。我跟青青两次交谈的气氛都是这样的,是“无妨嫌、无拘束,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”。她说,“我对文字的要求是真,真气充沛,真气流动,散文是自我的冲突,尤其要真,没有真,就丧失了散文的特质。”她这个“真气充沛,真气流动”说得真好,有人称为“原生态的写作”。

散文是自我的冲突,这一点是最要紧的,很多人的散文中没有“我”,或藏着自我,而青青却是裸露心扉。她在中秋节那天写童



年时的渴盼：“我抬头看看，月亮还没有完全圆满，但明媚洁净，有着牛奶一样温柔的光辉。真像想象中母亲的脸，我在心里许了个愿：给我个妈妈吧，人家都有妈妈呢。我也想要一个呢。”可是，这种伤，连时间也无法愈合。等到青青真的跟母亲在一起共度中秋的时候，她却写道：“月光如水一样在我与她之间晃着，一种冰冷的液体从心里弥漫上升，我借故鞋子卡住，丢下她，手上还有她的体温，心里一阵别扭。其实一直都在渴望得到来自她那里的爱，但总也得不到，或者得不到想象中的爱。每次相见的结果是我总要伤心一番……”我每读到这里都有一种震动，有一种散文是要用心写，用泪写的。这种真诚，“无妨嫌、无拘束”也是青青散文的一大特点，也是她最动人之处。她在写作中保持守常的心态。在她的文章里，谈的是自然，谈的是四季变幻，说的却是人，怎么看生命，怎么对无常，怎么看待一些事和人，折射出的是心态。我们很多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共鸣。

### (3)独特的表达

青青的散文没有一定的形式，是叙事、抒情、写景相结合的写法，鲜有单一进行式，也少有哲理散文。大约由于性格使然，使她的散文不事雕琢，有一种沉实的美。有些果实在地下，如花生、土豆、红薯等等，有些果实在枝头，如苹果、桃子、银杏、菠萝等等，有些果实长在腰间，如玉米、香蕉等等。我觉得青青是兼顾南北方作者的写法，既有“笨重”的写法，直抒胸臆，土里刨食，实物描摹；又有“性灵”的写法，别开洞天，长袖善舞，借助想象与联想，由此及彼，由浅入深，由实而虚的依次写来，融情于景、寄情于事、寓情于物、托物言志，表达她的真情实感，实现物我的统一，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。

喜欢青青的散文，是因为她的文字不仅自在，而且自然，也见性情，貌似随意，有一种气定神闲后的潇洒，运笔如风，不拘成法，清淡自然，平易近人。青青的散文看起来散碎，不加经营的样子，



或者做出随意自如,漫不经心的神态,实际上却是认真对付的。她的二十四节气既是一个好的独特构思,又有丰富的内涵,还恰到好处地发挥了她的长项。她对自然的观察和记录是出于一种与之融为一体的爱,与她的经历有关,她的感受和表达都是独特的。她与动物接近,使人想起汤麦斯·福勒关于养蜂家柏特勒的记录:“不是他告诉蜜蜂许多话,就是蜜蜂告诉他许多话。”青蛙跳在她脚上,鱼游到她手中,她把它们从水里捞出来。就像梭罗的诗:“我本来只有耳朵,现在却有了听觉。以前只有眼睛,现在却有了视力。我只活了若干年,而现在每一刹那都是生活。”

我在想她一定有一个“小本子”,每天记录下自然四季的变化。每次读她的文章我总是不敢发言,不愿评论,大气不敢出,不是她的文字太讲究了,而是她太不讲究,她有一种天然的“真气”,很多人没有,我们比较多的是书本气,我们善于读书,善于模仿,她也模仿,可她终归有自己的一套,就是她的真气。我想象小时候的青青,在家乡的小河边上蹲着,像极了当年的萧红,那种无奈和孤寂把她们推到远离人群的地方,只有在大自然中,她们才能释出一种真气。她说:“散文是写自己与周围的冲突,一是真,二是写出气节。就是作者内在的质地,是与众不同的质地。我想,我是个草木属性的人,对植物、动物和大自然有着特别的感情,大自然也给了我真挚、诚实、敏感的灵魂,从这点上说,我是幸运的。”我非常羡慕青青,她是幸运的。

#### (4)独特的观察

说到青青的独特,除了她独特的经历,独特的情感,独特的观察,是她的才华所在,更幸运的是,她又有独特的文字表达能力,这也要拜生活积累所得。她的文笔清新,语言表达能力不俗,叙述有条理,层次清晰。农村的景色给人印象深刻,鸟、兽、鱼、树、风、水,四季写来栩栩如生,情趣表现得有声有色,唤醒了人们对自然的怀念。她以活泼流畅的笔墨,勾画了自然界的景致与生态,读之



如同置身静谧而丰美的大自然。

她也喜欢温婉柔丽的文字，口味颇有点儿文艺腔，可是她个性中的天然气质，使她平衡得很好，更难得的是她文章中有一种特别的气息，不是城市的，不是传统乡土的，是乡土村边上的，属于独特的一个地界。这个“独特的地界”，在小说里，就是指一种构制“环境”的能力，像武侠电影《龙门客栈》这类，可以把虚拟的人物、故事集中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，产生绝对真实又奇怪无比的效果。这类东西，我们也可以称为“幻想”。幻想的价值，它能够提高人生，安慰人生。这类幻想的方法也有人用在散文里，比如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有人称之为“超验主义实践”。梭罗在1845年7月4日，独自一人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，他搭起木屋，开荒种地，写作看书，过着非常简朴、原始的生活，他在那里住了两年，并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，发表了两本著作，即《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》和《瓦尔登湖》。青青是无意识地选择居住在乡村，她在田间自由地抓虫看鸟，观察天气，吸取天地精华。她说，“我三岁与十八岁之间是和奶奶住在一起的，那个远离村庄的孤单的房子，被田野和许多大树包围着，房子的孤独和我的孤独是一样的。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观察周围的植物。”“奶奶的家很特别，被原野包围着，像个孤岛，我是被大自然喂养大的，所以对草木有着亲人或者情人般的感觉。这可能是我写作节气的原因。”她的散文中保留了独特自然的气息，她的文字放得再开，再散，依然是集中而和谐的，有属于个人的，不可复制的风格。就如博友评论：“散文写作于青青，是活跃、激情，具有生命力的母源，青青原生态的写作，使得作品如同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，顺其自然，生机蓬勃。”散文是一个人的生存记忆。老天给我们的不幸遭遇，如果用的好，也是它给我们的馈赠。

青青的文字，最可贵是真，是她对自然，对亲情，对生活的真诚。我和青青几年前在博客上相遇，互相勉励，试图在纷繁的现实



中,找到自己的清静,在属于自己的稀有空间和时间里,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喜好的写作,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,并在追求和实现的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。她在摸索中充满骄傲,心怀宏愿与坚信。苏轼论写作之快乐:“某平生无快意事,惟做文章,意之所到,则笔力曲折,无不尽意,自谓世间乐事,无逾此类。”(《春渚纪闻》)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怀特也说过类似的话:“写作就是我生活的方式,它让我活得温和而有尊严。”尽管我们没有那种幸运,可以把写作当成我们的“生活方式”,可是我们仍可感受到创作带来的欣慰,让我们活得“温和而有尊严”,胜过山珍、名誉和物质享受。丁玲曾感叹说,“能够耐苦的,不依赖于别的力量,有才智、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,是如此其寥寥啊!”我相信现在这样的女性不再寥寥,但是写作之路仍是寂寞艰苦的,需要“力量”“才智”和“气节”,希望青青能够一如既往“耐苦”地走下去,走向博大、深邃的远途。

(南希,原名王燕宁,女,北京人,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。曾任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文艺副刊部编辑。20世纪90年代赴美,现居纽约。业余写作,美国多家华文报纸副刊专栏特约撰稿人,各类文学作品散见于海内外报刊。)



## 写给奶奶的歌谣

——读青青的《白露为霜——一个人的二十四节气》

卢晓梅

青青要出二十四节气的散文集子了，我随口诌了句，不如叫“白露为霜”。究竟是脱不了书蠹虫的脾气，一提到二十四节气，一句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仿佛就可了事。再或者，想起曹禹《日出》里面那个以白露为名的女子，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自杀的时候软绵绵地说：“太阳升起来了，可是我们要睡了。”

看完她的书稿，江南已是初冬。远处，大地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卷出悲伤的泥浪，曾经的荷塘被填平了，边上的小石桥孤零零地等待着它最后的命运。窗外，有一个磨剪刀的老人吆喝着：“磨菜刀，抢剪刀咧。”他扛着一条板凳，蹒跚地走着，在兜生意。高楼如同老鹰般地在天空盘旋，而那些温良的村庄正在悄悄地逝去。我知道，大地正在被无情地掠夺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甚至没有好好地爱过她，像青青一样好好的爱过她。

忍不住翻开了《呼兰河传》，原先也是草率读过的，不曾往心里去。但是读着青青的文字，却让我摸索着走近萧红，封底的萧红，朴素、真挚、敏感、倔强。青青的神情气质倒是跟她有几分像的。也许，我看世界，是从书房的窗户里往外看的，说到底，总有第三者之嫌。而青青则是默默地把耳朵贴在大地上，倾听着大地的心跳。我甚至相信，这一幕，真的在青青的童年上演过。当她无拘无束地穿行在玉米地里，身边跟着奶奶的大黄狗，敏感好奇的她，





会不会突然停下脚步,想大地是不是跟我一样,也有心跳。

写祖父的那一节,是《呼兰河传》里头最柔情的一段。而青青的集子里也始终贯穿着一个灵魂人物——奶奶。

萧红写:“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。我生的时候,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,我长到四五岁,祖父就快七十了。我家有个大花园,这花园里蜂子,蝴蝶,蜻蜓,蚂蚱,样样都有。蝴蝶有白蝴蝶,黄蝴蝶。这种蝴蝶极小,不太好看。好看的是大红蝴蝶,满身带着金粉……”而青青仿佛也沉浸在萧红式的回忆当中,在她的集子里写:“我三岁与十八岁之间是和奶奶住在一起的,那个远离村庄的孤单的房子,被田野和许多大树包围着,房子的孤独和我的孤独是一样的。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与空间观察周围的植物。院子前面有梨树,当然她最粗,年龄最大,比奶奶还要大至少二十岁……”

初见青青,是在苏州的山塘街。我穿得臃里臃肿,她一条呢子裙,一双小靴子,小小巧巧的。在小店里,一条又一条的试围巾,看中一条便披在肩上,对着镜子,轻盈地转起来,那娇倩的样子,真不像是从中原来的女子。在山塘人家吃饭的时候,她与我喝酒,醇厚的黄酒,斟在碗里一口喝下去,倒是有几分豪情。席间,她也对我说起身世,反反复复提起的,就是她的奶奶。我那时只把那些话当成是童年往事来听。在山塘街逛了很久,青青喜欢那些孤寂的小巷子,喜欢看店家门口废弃的石缸,她会蹲下去,抚摸那上面的花纹,喃喃自语般地告诉我,在乡下,这样的石缸在夏天的时候就被用来养荷花。

我没有料到,奶奶真的是渗透到了青青的灵魂与骨血里了。《呼兰河传》是史诗般的,如壮丽的大河,萧红的祖父,只是里面溅起来的一朵慈爱的浪花。而青青的这部集子,却是一条清冽的小溪,不停歇地流淌着关于奶奶的回忆。青青的笔下,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以“奶奶”来作限定语的,比如大菜园,一群鸡、羊,一条狗,